

## 安康之春

陈敏

江水蔚蓝，江面宽阔，江中心沙洲露出柔和的白，与江水泛起的水花相映成趣，阳光照射下显得闪闪烁烁，梦幻般的迷离，远离了人声嘈杂，水流缓缓、异彩纷呈，真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哩！几十只鸭子排成了两行游戏，间或三五只鸳鸯跃起徘徊，沙洲的舒缓和水的蔚蓝衬托出轻盈的飞，江北拔地而起的歌剧院和一栋栋新楼、亲水广场、西城园、特色小吃城鳞次栉比，站在江南伟岸的城堤中心塔楼看去，汉江一桥、汉江二桥宛若一双温暖的手臂，把江北新区和江南老城区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小北街顾氏民居、暴家巷和新建的区医院门诊大楼、木雕奇石馆诸多建筑挽在一起，构成了一道绚丽的春天景观。

40多年前的1983年7月31日，安康城遭遇了四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城市被淹，财产损失，据1989年陕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安康县志》记载，死亡人口870人，国家领导人来到安康慰问受灾的干部群众，指导抗洪救灾和城市重建工作。在《安康县志》的记载里，距安康1983年水灾之前四百年的公元1583年、即明朝万历十一年，安康城曾遭灭顶之灾，死伤军民5000多人；当时名曰金州的州治衙门也在洪水中荡然无存，于是，在老城南山麓重修城池、名曰新城，并改州名金州为“兴安州”，寄托着人们对未来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

《安康县志》还记载了频频发生的大小水患俨然是当地人民生产生活的 主要威胁，这里每隔三、五年几乎都会发生一场水灾，淹没安康城的东坝、西坝大块的菜地和农舍。1983年7月下旬，我刚刚从省城大学毕业在当地报社报到，8月初上班。报社位于老城南山麓下农校内，虽地势较高，但距漫过来的洪水咫尺之遥，仅一条公路相隔。但见水灾后安康城一片狼藉，几百年前用三合土修筑的城堤多处坍塌决口，以土木结构为主的城市建筑大都垮塌，四处可见积水成塘，漂浮着衣物家具；城内东北处南正街有一棵四人合抱的大椿树，树高38米，树干千高十多米，树龄220多年了。在洪水袭来、房屋倒塌时，有28人爬上这棵树而免遭灾难，被称之为“救命树”，现在专门在树下立碑志之。当时我去了看到，树的下端，距地面四五米的枝叶上，仍挂着些洪水冲击来的已经分不清原貌的棉织品的条条缕缕。

灾后，适逢改革如火如荼开展阶段，安康干部群众投入城市重建工作。据《安康县志》载，当年国务院拨款1亿元恢复重建遭受特大洪水破坏的安康城，在省委、省政府有力领导下，安康地(市)、县、镇成立重建委员会，按照“充分利用老城，适当发展新城，逐步建设江北新区”的总体规划，进行城市建设。老城区主要街道东大街、西大街、金州路、解放路、大桥路等拓展街面，伴随延伸的绿化带林荫道生机盎然；江北高新经济开发区日新月异、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连接江南老城区、江北新区的桥梁由1座增加到4座，连接安康4县1区的湖北省十堰市至甘肃省天水市的“十天”高速公路，内蒙包头市至广东茂名市的“包茂”高速公路逾越而过。几十年过去了，但见城市扩大了，街道变直拓宽了，高层建筑星罗棋布，绿地花丛俯拾皆是，规划整齐、高大茂密的香樟树掩映的安康城生机勃勃、鸟语花香。安康城堤经过了重新修筑，根基牢固地浇筑在几十米地下的岩石上，提高于有史记载的最高水位，堤面宽阔，可并行两辆大车便于输送通行，不仅老城区，而且东坝、西坝和江北全在钢筋水泥构筑的“铜墙铁壁”拱卫之中，再也没有了每逢雨季当地居民提心吊胆的情景发生了。

汉江在堤下款款流淌，这条由汉中蟠冢山发源、全长1577公里的长江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温婉明媚，从“江淮河汉”走出，从《诗经》里流出，哺育着一河两岸人民群众，向东，滋润着江汉平原，由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区汇入长江……在“一江碧水送北京”、南水北调工程中，安康市是中线工程重要水源涵养区和秦岭南巴山地区自然生态环境重点保护区，汉滨区则属于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汉江从汉滨区年出境流量262亿立方米，占丹江口水库来水总量的67.5%(据2023年6月28日安康日报)。当地政府相继出台《保护汉江水质的通告》《关于“禁洗”工作的通知》等，提出了“像呵护双眼一样呵护汉江”保障汉江水质安全，确保一江碧水送往北京。过去在汉江边洗衣、洗车、清洗拖把现象得到纠正，2023年3月1日，《安康市汉江水质保护条例》正式施行，更为汉江水质保护提供了法治保障。

如今阳春融融，在安康老城堤外由高到低、阶梯状延伸至江边的花园沿着江岸绵延不已，茶花、迎春花叶片葱绿、花朵怒放；宽阔的堤面内侧，供人们休息的木椅和栽培着蔷薇、老杆月季、罗汉松的花台融为一体，每隔一段距离，就配置有这样的木椅和花坛。如今，挺拔的月季含苞欲放，蔷薇一丛丛地蓬勃撒开，繁星似的花蕾閃閃烁烁，生气勃勃，水流缓缓流动且晶莹，河风徐徐吹拂而清冽，碧水晴空，水天一色，辽远无际，在堤岸下专门开辟出的空旷处，老者们相聚或围坐聊天，或挺对下棋。傍晚更是热闹，下班洗漱后的女子们着装一致、排列整齐地跳起广场舞，节奏鲜明，舞姿袅娜，气势宏大而优美生动。在堤岸东边，恰是俗称“四桥”，即安康城区横跨汉江两岸的第四座汉江大桥的桥面下，这里遮风挡雨、场面宽阔。霓虹灯辉映下，附近的村民沿着边角地摆放出一小堆一小堆自己大棚生产的西红柿、葫芦、长豆角、圆头茄子、螺丝椒什么的琳琅满目，五颜六色，说自己种的吃不完，价钱随便给嘛！那些散步的、游泳的、跳广场舞的，真是大包小包的往地地道道的农家菜哩！在四桥下的中心区域，蒸面、豌豆面与麦面拌合制作、酸菜盖浇的“两掺面”和蜀河臊子面等安康地方特色小吃琳琅满目而又排列有序、整洁卫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顾客。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谭其骧先生主编，1996年再版的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出版、薛国屏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安康，在秦朝设立西城县，西汉初年汉中郡郡治曾在这里；东汉建安二十年，即公元215年为西城郡治，唐天宝元年的公元742年为安康郡治，“安康”得名于此；之后岁月荏苒，名称多易，直到清乾隆四十七年的1782年，再次确定名称“安康”于今——如今的安康城，千百年以来水患灾祸销声匿迹，亚热带植被常年绿意盎然，在汉江河一江碧水轻轻流淌中，市井有序，花红叶绿，歌舞升平，人们真是祥和安康。

（转载自《中国应急报》2024年4月9日）

## 宁陕印象

王典根

巍巍秦岭，横亘中国，宁陕是秦岭群山中的小城，位居秦岭之南，生态资源丰富，自然景观奇妙，人文底蕴深厚，森林古朴优美，俨然是镶嵌在秦岭南坡的一颗绿色明珠，被誉为“中央国家公园”“秦岭生物基因库”“西安后花园”。

盛夏初日，天空明朗，探幽相约，远离城市的喧嚣与心事的焦躁，赶赴秦岭的深处，举步入林，深山放歌，翻爬秦岭之南的胜景，溪流飞瀑，置身奇秀的山水，留宿田园村落，推窗观景，仿佛登临仙境。平日酷爱行走山河，踏遍大江南北，走过黄河两岸，领略过九寨风光，探寻过东方明珠，秘访过北国冰城，不承想这山里水集南北风情，一步一景峰险峻，山山不同天。

宁陕自清朝设“宁陕厅”，取其“安陕保蜀”之意，县城坐落秦岭版图的主脊梁，两边是平河梁和南部山脉，卧在雄鸡的正中央，堪称“秦岭之心”。宁陕以秦岭主脊横于北境，平河梁贯穿于中部，月河梁构成全境主脊梁，“V”字形河谷随处可见，像三个亲兄弟，衍生以岭、寨、梁、命名名的众多山系。历史上著名的子午道路过宁陕，古名人官商也留墨于此。自古长安南下，皆由于关古道出入。宁陕是三秦古都的绿色屏障，是秦巴明珠的天然氧吧，更是关中通往川渝的咽喉要塞。秦岭之心的伟大在于包容着生存的难度，生活的态度，被关中、河南、湖北、四川等地方包裹，让宁陕东连商洛，西接汉中，背依安康，直面西安。

宁陕山水秀，天是蔚蓝的天，水是清浅的水，草是深绿的草，花是五彩的花，果是丰富的果，人是多情的人。宁陕人口不多，面积全市最多；城市不大，酒量全市最大；沟岔不长，储量全市最长。秦岭之心，山高水长，林海涌碧波；绿都宁陕，山水美美，形成汉水河、池河、长安河等五大水系，勾勒秦岭之心的五彩山画卷。

看不完的山，望不尽的水。绿都宁陕，举目见花，抬步入林，移步换景，让人心醉，宁陕紫荆花的惊艳胜过香港市花；玉兰花的深情胜过上海市花；櫻桃花的壮观胜过西安花海，上坝河的静美无法言说；筒车湾的漂漂亮亮刺激；朝阳沟的水果宝贝，还有天华山、南梦溪……

宁陕地处秦岭南麓，属北亚热带湿润型气候，是从西安进入安康的第一站，是南北方动物种类的汇合区，野生动物数十种，锦鸡族群多种多样，旬阳坝蝴蝶种类繁多，大熊貓、金丝猴、羚牛、朱鹮四大国宝齐聚。

住着三个尼姑呢！”我们蓦然回首，那女子不见了踪影。

夜幕已经降临，伸手不见五指。假若没有向导，真不敢想象。出了山，有女声喊：“下山了？”小伙子回应一声：“下山了！”我们知道肯定是他媳妇。走近了，看见了人，背着一捆柴，小伙子抢先几步，接过柴，自己背上。我开玩笑说：“不放心你爱人？”小伙子以为我说他，就接了话：“我放心她，她不放心我！”小伙子的媳妇赶紧向我们解释：“他肚子疼！”天黑，看不见女子脸上表情，但我们确信：那险一定很生动！

告别了小伙子，我们继续赶路。看不见路，四周萤火虫明灭旋舞。忽然听见咳嗽声，走近了，又是个老农，好像背着个背篓。有感于岚皋人的热情，小伙子主动向他打招呼。老农问：“上笔架山回来的吧？没带向导？”一眨眼放下背篓，竟伸手取出手电递给我说：“往下有一段路陡，拿着照明。”我们稀里糊涂接着，老农走了几步竟又甩来一句话：“知不？贾平凹去年也上了笔架山！”我们回应了一句，人已走远，才恍然大悟：“这手灯如何还他？”手灯帮了我们大忙。到了县城，我们把手灯交给了政府。

此后经年，只要提起岚皋县，我必肃然起敬。在这物欲横流的年代，竟然还有那样的去处，那样的百姓！

**编后：**

安康乡村的纯朴善良，过去是主流，现在也是普遍存在，在安康旅游，既是绿色生态游，更是绿色人情游。作家孔明1995年眼中和岚皋乡亲，今天岚河两岸，巴山深处，笔架山中，人烟稠情处依然因为乡亲们的心善与心热。乡村旅游，人情就是乡愁，乡愁就是体验，感谢作家孔明的善感之心，热切之眼，动情之笔，为我们记录下那过去的场景，丝丝缕缕汇成汨汨流淌的乡愁之溪，洗濯我们疲惫的心灵。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家》副主编、《中国作家网》总编辑）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家》副主编、《中国作家网》总编辑）

治了病虫，才使这古木焕发青春，生机蓬发。

直到大前年，安康市住建局来给古树名木挂牌，李延福才知道：这树是二级保护对象，树龄已超过300年。也是这次的仔细测量，他才记住了这树的基本数据：树高11米，树围3.35米，东西冠阔12.9米，南北冠阔10.2米。后来，他慢慢知道了它的药用价值，以及植物学、文学中的许多描述。在与这棵树共生的岁月中，他既感到这人格化的大树已成精神伙伴了，又感到周边众人的生活已与这树相融了。

我与这皂荚树亲近，是因市政格局变化，在这里修了宽阔的高井路。因而，迁居广电小区的我，早跑到此走路锻炼，便时常在对面看看树，偶尔到树下歇口气。昨天傍晚路过时，见这椭圆形楼房下的“古树铭轩商行”和棋牌室的中老年人不少，树下还有聊天的，拍照的，我就过来凑热闹。一位女邻居和李延福开玩笑：大树大材，要发大财！李延福没有回话，只是微笑着仰望树冠，望出了满目祥光。



里舀一勺稀羹往柳妈的儿子嘴里直灌，直到柳妈的儿子把胃里的东西全吐了出来，柳妈的儿子才醒了过来。

日子总要平静的，柳妈的悲伤也会过去的，胡青山是因公牺牲，家属得到了抚恤，儿子国家抚养十八岁。大学毕业后，分到县中学教书去了。

柳子能唱歌，他能唱的歌很多，有喜歌、有丧歌，即兴现编的花鼓调也拿手。他学唱丧歌时，把靠墙的那台石磨移到屋中央，右手捏根木棍，走一步，唱一句。刚开始，记不准词。东扯一句，西摆一句，但动作很到位。

因为二丫的死，柳妈冷落了靳瘸子到家里一段时间。时间一长，他又隔三岔五地听些话头去柳妈屋里，柳妈经过那儿场景后，也不再怕什么灾呀祸的，变得很通达。

一天，柳妈托人叫了靳瘸子到家里来。靳瘸子进门还没落座，柳妈就把一杯热茶双手恭敬地递到他手里，又从里屋拿出红纸墨汁说：“请你来给我写副对联，茶店明天就开张！”

“我说叫我来啥事呢，原来是写对联。这是看得起我嘛！”

靳瘸子裁纸，柳妈就站在一旁。

“你也是个有本事的人。”柳妈帮不上忙，又怕冷落了人家，想着答谢也是年长久远的性子，于是嘘寒问暖地问：

“咋不去讨一个？”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就一棵树吊死。”

“我是晓得你的，答应把我怕了，我不敢再想那些事了。”

柳妈不敢深说，不光埕子上人嘴笨，儿子也特别反对。靳瘸子对柳妈做了最后的劝解，可柳妈还是决定要走。柳妈劝慰自己同时也是劝慰靳瘸子说：“还说啥呢？离天远离土近的人了，落一嘴的牙齿印没来头！”

靳瘸子停了半晌，忍不住又问：“既然已经走了，咋又回来呢？”他希望听到是因他的原因。

“叫我回来收拾呢。该变卖的都变卖了。破铜烂铁的，有啥能变卖的？你看有没有能用得上的，挑几样拿去。”

“你也看见了，我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啥也用不上。”说着，嘴角抽起来，抽出一抹子干巴巴的笑来。”柳妈脸上飞一些红来。

靳瘸子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他站起身来。柳妈问“不坐了？”靳瘸子说：“我来时门没锁，不坐了。”说完，踉跄着出了门。

第二天，柳妈就走了。

第三天，人们发觉，靳瘸子死了。

了想喝口水都没有。”老人的话当即令我们眼热。

进山后，我们很快就迷失了方向。正不知如何走好，听见一男一女说话，男的说：“我肚子疼很！”女的声音细小，但仍清楚地进入了我们的耳朵：“你歇着，等我，等我下山！”循声走去，先看见一脉清流，水流石白。有个小伙子坐在水边石上，双臂抱腹，弯曲了腰。青年女子已走远，回过头来看见了我们，竟转身回来，问：“上山的吧？你们走错了路了！”我们看着她俊美的脸庞，不知说啥好。

那个小伙子站立起来，对女的说：“你放心去，我给他们带路！”我们求之不得，所以不敢谦让，走了一会儿，才问小伙子：“肚子怎么样了？”小伙子摆摆手说：“我给你们唱首山歌！”声高亢而悠扬，盖过了满山的鸟语和流水的喧嚷。听着山歌，走着山道，看着山景，不知不觉，越上越高。

望见万绿丛中一点红，走到跟前，竟是一个红衣女子在向我们招手。她的身后，依山建了座木屋，开一扇柴门，门上挂着一块白漆木牌，上书八个歪歪扭扭的红字：茶馆，饭馆，商馆，旅馆。我们被笑吟吟邀请入屋，里边摆了许多木墩。那女子安顿我们进“旅馆”歇息，转过身请小伙子帮她提水烧锅。下了一锅面条，炒了一碟鸡蛋，一碗土豆丝，一碗腌菜。我们请小伙子同吃，他没有推让，吃了两海碗，比我们三人加起来还多。

奇怪，这一顿饭格外香。我们想，无论如何每碗也在五元以上，就是要十元也可以接受。等我们结账时，那女子却说：“没得菜，每碗给两元吧！”我们说：“这边，这菜，这油盐酱醋，那样不是从山下背上来的？”坚持给五元，那女子收了三元，还过意不去，趁我们游玩的时候，又烤了许多土豆。我们胃口奇好，吃了许多，走时又要付钱，那女子拒收，说：“这土豆是我在山上种的，不值钱！”送我们一直到下山的路口。我问她：“你一个人在山上不怕吗？”她摇摇头说：“山上没有坏人。”我说：“有坏人呀！”她咯咯咯咯了，说：“山上还

## 皂荚树下

阿龙

看别人盖起了楼房，他家却因树枝遮挡，既盖不成宅基，又建不成新楼。直到2015年，李延福年已六旬，才想出一个办法：退后几米，再缩几米，盖个椭圆形房子。于是，束家桥的巷子口，就有了这个半圆楼。不知情者以为是刻意设计的造型，知情人才知其是为了人树共用空间。

建房的同时，李延福以皂荚树为中心，把门前院巴的一半建成了花园，且砌了围墙，并于灾后重修南山排洪渠时架了小桥以利行人，还在渠坎修了台阶以便周围群众就着皂角在水中搓洗衣服。每逢傍晚，一渠两边的人们端着饭碗在此聊天，乘凉，视为乐事。时常便有的树下开会、演戏、放电影和打乒乓、玩游戏，在男女老少的生命中都留下了不少的美好记忆。因而，这棵“救命树”，也称“开心树”，进而被远方游子称为“高井村的村魂”。

土地到户后，这棵长在李延福家门口的大树，就归他家看护。那时，他家是三间平房，似乎与这树没啥呀。后来，眼

了想喝口水都没有。”老人的话当即令我们眼热。

进山后，我们很快就迷失了方向。正不知如何走好，听见一男一女说话，男的说：“我肚子疼很！”女的声音细小，但仍清楚地进入了我们的耳朵：“你歇着，等我，等我下山！”循声走去，先看见一脉清流，水流石白。有个小伙子坐在水边石上，双臂抱腹，弯曲了腰。青年女子已走远，回过头来看见了我们，竟转身回来，问：“上山的吧？你们走错了路了！”我们看着她俊美的脸庞，不知说啥好。

那个小伙子站立起来，对女的说：“你放心去，我给他们带路！”我们求之不得，所以不敢谦让，走了一会儿，才问小伙子：“肚子怎么样了？”小伙子摆摆手说：“我给你们唱首山歌！”声高亢而悠扬，盖过了满山的鸟语和流水的喧嚷。听着山歌，走着山道，看着山景，不知不觉，越上越高。

望见万绿丛中一点红，走到跟前，竟是一个红衣女子在向我们招手。她的身后，依山建了座木屋，开一扇柴门，门上挂着一块白漆木牌，上书八个歪歪扭扭的红字：茶馆，饭馆，商馆，旅馆。我们被笑吟吟邀请入屋，里边摆了许多木墩。那女子安顿我们进“旅馆”歇息，转过身请小伙子帮她提水烧锅。下了一锅面条，炒了一碟鸡蛋，一碗土豆丝，一碗腌菜。我们请小伙子同吃，他没有推让，吃了两海碗，比我们三人加起来还多。

奇怪，这一顿饭格外香。我们想，无论如何每碗也在五元以上，就是要十元也可以接受。等我们结账时，那女子却说：“没得菜，每碗给两元吧！”我们说：“这边，这菜，这油盐酱醋，那样不是从山下背上来的？”坚持给五元，那女子收了三元，还过意不去，趁我们游玩的时候，又烤了许多土豆。我们胃口奇好，吃了许多，走时又要付钱，那女子拒收，说：“这土豆是我在山上种的，不值钱！”送我们一直到下山的路口。我问她：“你一个人在山上不怕吗？”她摇摇头说：“山上没有坏人。”我说：“有坏人呀！”她咯咯咯咯了，说：“山上还

了想喝口水都没有。”老人的话当即令我们眼热。进山后，我们很快就迷失了方向。正不知如何走好，听见一男一女说话，男的说：“我肚子疼很！”女的声音细小，但仍清楚地进入了我们的耳朵：“你歇着，等我，等我下山！”循声走去，先看见一脉清流，水流石白。有个小伙子坐在水边石上，双臂抱腹，弯曲了腰。青年女子已走远，回过头来看见了我们，竟转身回来，问：“上山的吧？你们走错了路了！”我们看着她俊美的脸庞，不知说啥好。

那个小伙子站立起来，对女的说：“你放心去，我给他们带路！”我们求之不得，所以不敢谦让，走了一会儿，才问小伙子：“肚子怎么样了？”小伙子摆摆手说：“我给你们唱首山歌！”声高亢而悠扬，盖过了满山的鸟语和流水的喧嚷。听着山歌，走着山道，看着山景，不知不觉，越上越高。

望见万绿丛中一点红，走到跟前，竟是一个红衣女子在向我们招手。她的身后，依山建了座木屋，开一扇柴门，门上挂着一块白漆木牌，上书八个歪歪扭扭的红字：茶馆，饭馆，商馆，旅馆。我们被笑吟吟邀请入屋，里边摆了许多木墩。那女子安顿我们进“旅馆”歇息，转过身请小伙子帮她提水烧锅。下了一锅面条，炒了一碟鸡蛋，一碗土豆丝，一碗腌菜。我们请小伙子同吃，他没有推让，吃了两海碗，比我们三人加起来还多。

奇怪，这一顿饭格外香。我们想，无论如何每碗也在五元以上，就是要十元也可以接受。等我们结账时，那女子却说：“没得菜，每碗给两元吧！”我们说：“这边，这菜，这油盐酱醋，那样不是从山下背上来的？”坚持给五元，那女子收了三元，还过意不去，趁我们游玩的时候，又烤了许多土豆。我们胃口奇好，吃了许多，走时又要付钱，那女子拒收，说：“这土豆是我在山上种的，不值钱！”送我们一直到下山的路口。我问她：“你一个人在山上不怕吗？”她摇摇头说：“山上没有坏人。”我说：“有坏人呀！”她咯咯咯咯了，说：“山上还

了想喝口水都没有。”老人的话当即令我们眼热。进山后，我们很快就迷失了方向。正不知如何走好，听见一男一女说话，男的说：“我肚子疼很！”女的声音细小，但仍清楚地进入了我们的耳朵：“你歇着，等我，等我下山！”循声走去，先看见一脉清流，水流石白。有个小伙子坐在水边石上，双臂抱腹，弯曲了腰。青年女子已走远，回过头来看见了我们，竟转身回来，问：“上山的吧？你们走错了路了！”我们看着她俊美的脸庞，不知说啥好。

那个小伙子站立起来，对女的说：“你放心去，我给他们带路！”我们求之不得，所以不敢谦让，走了一会儿，才问小伙子：“肚子怎么样了？”小伙子摆摆手说：“我给你们唱首山歌！”声高亢而悠扬，盖过了满山的鸟语和流水的喧嚷。听着山歌，走着山道，看着山景，不知不觉，越上越高。

乙亥年夏，我们一行三人去岚皋县，想游笔架山。天蒙蒙亮，走到街上，仰望见天阴沉沉的，还滴雨星。遥看远处有人影，就走过去，原来是一位赶早市卖菜的老农，就问：“老人家，您看下了雨不？”老人放下担子，一边摆菜，一边说：“游笔架山的吧？放心上去，下不了雨！”眼见得山雨欲来风满街，怎能无雨？我就反问：“您怎么知道？”老人坐在扁担上说：“经常看天，知道天！”老人的口气使我多看了他一眼。岁月写在脸上，眉宇间显得智慧而高古。摆列的一行绿菜湿漉漉的，鲜嫩得动人心弦。我们都相信了老人的话，决定按计划上山。雨雾迷蒙，我们一路走，一路祈祷。渐渐地云收雾散。上到山顶，天蓝如洗，云白如棉，红日也煞是可爱，就感念那位卖菜的老农，亏了他，我们才没有打退堂鼓。

在山下，我们每过村庄，只要遇人，都感觉到好。遇老者，不待我们开口，老者就主动向我们打招呼，还给我们指路。小孩一字儿立在远处，仿佛在检阅我们经过，及至走近了，又跑开去。我扬声故意问：“小孩，笔架山怎么走哇？”一群小孩齐刷刷伸出小手，把去处指说得清清楚楚。我们感动，给小孩钱，竟都一哄而散。后来又撞见一个小男孩，向他问故，他推声稚气说出大人的话：“你们是游客吧？我们不耍游客的钱！”我仍问为什么，小男孩睁大了水晶般的眼睛，眼里有山水色，这令我顿悟之后又感觉到惭愧。

也遇见过青年女子，不主动和我们说话，却主动向我们微笑，我们感觉美好，也就向她们微笑。我们没有故意向她们问路。在这样的山清水秀处，能遇到这样的女子，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近山麓时，经过一户人家，老人坐在门口，让我们歇一会儿脚。刚坐下，一个新媳妇模样的女子闪走出来，提着一壶茶，为我们每人沏了一杯。我们惊讶，就问老人：“您是神仙吧？”老人耳聪目明，笑呵呵说：“每日都要准备一壶茶，免得过路人渴

了想喝口水都没有。”老人的话当即令我们眼热。进山后，我们很快就迷失了方向。正不知如何走好，听见一男一女说话，男的说：“我肚子疼很！”女的声音细小，但仍清楚地进入了我们的耳朵：“你歇着，等我，等我下山！”循声走去，先看见一脉清流，水流石白。有个小伙子坐在水边石上，双臂抱腹，弯曲了腰。青年女子已走远，回过头来看见了我们，竟转身回来，问：“上山的吧？你们走错了路了！”我们看着她俊美的脸庞，不知说啥好。

那个小伙子站立起来，对女的说：“你放心去，我给他们带路！”我们求之不得，所以不敢谦让，走了一会儿，才问小伙子：“肚子怎么样了？”小伙子摆摆手说：“我给你们唱首山歌！”声高亢而悠扬，盖过了满山的鸟语和流水的喧嚷。听着山歌，走着山道，看着山景，不知不觉，越上越高。

望见万绿丛中一点红，走到跟前，竟是一个红衣女子在向我们招手。她的身后，依山建了座木屋，开一扇柴门，门上挂着一块白漆木牌，上书八个歪歪扭扭的红字：茶馆，饭馆，商馆，旅馆。我们被笑吟吟邀请入屋，里边摆了许多木墩。那女子安顿我们进“旅馆”歇息，转过身请小伙子帮她提水烧锅。下了一锅面条，炒了一碟鸡蛋，一碗土豆丝，一碗腌菜。我们请小伙子同吃，他没有推让，吃了两海碗，比我们三人加起来还多。

奇怪，这一顿饭格外香。我们想，无论如何每碗也在五元以上，就是要十元也可以接受。等我们结账时，那女子却说：“没得菜，每碗给两元吧！”我们说：“这边，这菜，这油盐酱醋，那样不是从山下背上来的？”坚持给五元，那女子收了三元，还过意不去，趁我们游玩的时候，又烤了许多土豆。我们胃口奇好，吃了许多，走时又要付钱，那女子拒收，说：“这土豆是我在山上种的，不值钱！”送我们一直到下山的路口。我问她：“你一个人在山上不怕吗？”她摇摇头说：“山上没有坏人。”我说：“有坏人呀！”她咯咯咯咯了，说：“山上还

了想喝口水都没有。”老人的话当即令我们眼热。进山后，我们很快就迷失了方向。正不知如何走好，听见一男一女说话，男的说：“我肚子疼很！”女的声音细小，但仍清楚地进入了我们的耳朵：“你歇着，等我，等我下山！”循声走去，先看见一脉清流，水流石白。有个小伙子坐在水边石上，双臂抱腹，弯曲了腰。青年女子已走远，回过头来看见了我们，竟转身回来，问：“上山的吧？你们走错了路了！”我们看着她俊美的脸庞，不知说啥好。

那个小伙子站立起来，对女的说：“你放心去，我给他们带路！”我们求之不得，所以不敢谦让，走了一会儿，才问小伙子：“肚子怎么样了？”小伙子摆摆手说：“我给你们唱首山歌！”声高亢而悠扬，盖过了满山的鸟语和流水的喧嚷。听着山歌，走着山道，看着山景，不知不觉，越上越高。

望见万绿丛中一点红，走到跟前，竟是一个红衣女子在向我们招手。她的身后，依山建了座木屋，开一扇柴门，门上挂着一块白漆木牌，上书八个歪歪扭扭的红字：茶馆，饭馆，商馆，旅馆。我们被笑吟吟邀请入屋，里边摆了许多木墩。那女子安顿我们进“旅馆”歇息，转过身请小伙子帮她提水烧锅。下了一锅面条，炒了一碟鸡蛋，一碗土豆丝，一碗腌菜。我们请小伙子同吃，他没有推让，吃了两海碗，比我们三人加起来还多。

奇怪，这一顿饭格外香。我们想，无论如何每碗也在五元以上，就是要十元也可以接受。等我们结账时，那女子却说：“没得菜，每碗给两元吧！”我们说：“这边，这菜，这油盐酱醋，那样不是从山下背上来的？”坚持给五元，那女子收了三元，还过意不去，趁我们游玩的时候，又烤了许多土豆。我们胃口奇好，吃了许多，走时又要付钱，那女子拒收，说：“这土豆是我在山上种的，不值钱！”送我们一直到下山的路口。我问她：“你一个人在山上不怕吗？”她摇摇头说：“山上没有坏人。”我说：“有坏人呀！”她咯咯咯咯了，说：“山上还

了想喝口水都没有。”老人的话当即令我们眼热。进山后，我们很快就迷失了方向。正不知如何走好，听见一男一女说话，男的说：“我肚子疼很！”女的声音细小，但仍清楚地进入了我们的耳朵：“你歇着，等我，等我下山！”循声走去，先看见一脉清流，水流石白。有个小伙子坐在水边石上，双臂抱腹，弯曲了腰。青年女子已走远，回过头来看见了我们，竟转身回来，问：“上山的吧？你们走错了路了！”我们看着她俊美的脸庞，不知说啥好。

那个小伙子站立起来，对女的说：“你放心去，我给他们带路！”我们求之不得，所以不敢谦让，走了一会儿，才问小伙子：“肚子怎么样了？”小伙子摆摆手说：“我给你们唱首山歌！”声高亢而悠扬，盖过了满山的鸟语和流水的喧嚷。听着山歌，走着山道，看着山景，不知不觉，越上越高。

望见万绿丛中一点红，走到跟前，竟是一个红衣女子在向我们招手。她的身后，依山建了座木屋，开一扇柴门，门上挂着一块白漆木牌，上书八个歪歪扭扭的红字：茶馆，饭馆，商馆，旅馆。我们被笑吟吟邀请入屋，里边摆了许多木墩。那女子安顿我们进“旅馆”歇息，转过身请小伙子帮她提水烧锅。下了一锅面条，炒了一碟鸡蛋，一碗土豆丝，一碗腌菜。我们请小伙子同吃，他没有推让，吃了两海碗，比我们三人加起来还多。

奇怪，这一顿饭格外香。我们想，无论如何每碗也在五元以上，就是要十元也可以接受。等我们结账时，那女子却说：“没得菜，每碗给两元吧！”我们说：“这边，这菜，这油盐酱醋，那样不是从山下背上来的？”坚持给五元，那女子收了三元，还过意不去，趁我们游玩的时候，又烤了许多土豆。我们胃口奇好，吃了许多，走时又要付钱，那女子拒收，说：“这土豆是我在山上种的，不值钱！”送我们一直到下山的路口。我问她：“你一个人在山上不怕吗？”她摇摇头说：“山上没有坏人。”我说：“有坏人呀！”她咯咯咯咯了，说：“山上还

了想喝口水都没有。”老人的话当即令我们眼热。进山后，我们很快就迷失了方向。正不知如何走好，听见一男一女说话，男的说：“我肚子疼很！”女的声音细小，但仍清楚地进入了我们的耳朵：“你歇着，等我，等我下山！”循声走去，先看见一脉清流，水流石白。有个小伙子坐在水边石上，双臂抱腹，弯曲了腰。青年女子已走远，回过头来看见了我们，竟转身回来，问：“上山的吧？你们走错了路了！”我们看着她俊美的脸庞，不知说啥好。

那个小伙子站立起来，对女的说：“你放心去，我给他们带路！”我们求之不得，所以不敢谦让，走了一会儿，才问小伙子：“肚子怎么样了？”小伙子摆摆手说：“我给你们唱首山歌！”声高亢而悠扬，盖过了满山的鸟语和流水的喧嚷。听着山歌，走着山道，看着山景，不知不觉，越上越高。

望见万绿丛中一点红，走到跟前，竟是一个红衣女子在向我们招手。她的身后，依山建了座木屋，开一扇柴门，门上挂着一块白漆木牌，上书八个歪歪扭扭的红字：茶馆，饭馆，商馆，旅馆。我们被笑吟吟邀请入屋，里边摆了许多木墩。那女子安顿我们进“旅馆”歇息，转过身请小伙子帮她提水烧锅。下了一锅面条，炒了一碟鸡蛋，一碗土豆丝，一碗腌菜。我们请小伙子同吃，他没有推让，吃了两海碗，比我们三人加起来还多。

奇怪，这一顿饭格外香。我们想，无论如何每碗也在五元以上，就是要十元也可以接受。等我们结账时，那女子却说：“没得菜，每碗给两元吧！”我们说：“这边，这菜，这油盐酱醋，那样不是从山下背上来的？”坚持给五元，那女子收了三元，还过意不去，趁我们游玩的时候，又烤了许多土豆。我们胃口奇好，吃了许多，走时又要付钱，那女子拒收，说：“这土豆是我在山上种的，不值钱！”送我们一直到下山的路口。我问她：“你一个人在山上不怕吗？”她摇摇头说：“山上没有坏人。”我说：“有坏人呀！”她咯咯咯咯了，说：“山上还

了想喝口水都没有。”老人的话当即令我们眼热。进山后，我们很快就迷失了方向。正不知如何走好，听见一男一女说话，男的说：“我肚子疼很！”女的声音细小，但仍清楚地进入了我们的耳朵：“你歇着，等我，等我下山！”循声走去，先看见一脉清流，水流石白。有个小伙子坐在水边石上，双臂抱腹，弯曲了腰。青年女子已走远，回过头来看见了我们，竟转身回来，问：“上山的吧？你们走错了路了！”我们看着她俊美的脸庞，不知说啥好。

那个小伙子站立起来，对女的说：“你放心去，我给他们带路！”我们求之不得，所以不敢谦让，走了一会儿，才问小伙子：“肚子怎么样了？”小伙子摆摆手说：“我给你们唱首山歌！”声高亢而悠扬，盖过了满山的鸟语和流水的喧嚷。听着山歌，走着山道，看着山景，不知不觉，越上越高。

孔明

岚皋人